

葛浩文译王安忆《富萍》的翻译、出版及接受探究*

岑群霞 邱瑜毅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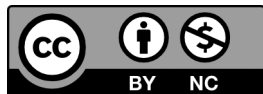
摘要 | 该文探讨葛浩文英译王安忆小说《富萍》的翻译过程、出版及其在英美国家的接受。结果如下：《富萍》的英译活动是出于葛浩文的主动译介而非通常情况下的出版社邀约。译者欣赏原作的写作风格以及刻画人物的深度，努力呈现原著的异质文化特征，其象征资本也容许他转向兴趣导向下的自主译介，因此翻译方法上忠实原著，但原作冷静平实、绵密细致的语言特色使其可译性不强，翻译过程漫长。此外原作故事情节不够曲折，导致忠于原作的译作不能被商业出版社接受，最终在学术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读者接受上译作被认为颇具文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

关键词 | 葛浩文；王安忆；《富萍》；英译；出版；接受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继其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恨歌》（1995）之后，笔耕不辍，重要长篇小说有《富萍》（2000）、《桃之夭夭》（2003）、《遍地枭雄》（2005）、《启蒙时代》（2006）、《天香》（2011）、《匿名》（2016）、《考工记》（2018）、《一把刀，千个字》（2021）等，重要中篇小说则有《向西，向西，向南》（2017）、《乡关处处》（2017）、《五湖四海》（2022）等，其笔触随人物踪迹从上海延展到广阔乡村甚至美国纽约，书写上海的初衷却始终不变，形成书写上海、书写日常生活而又讲究故事发展逻辑的写作惯习（岑群霞，2019）。

王安忆在国内外均获得肯定，拥有大量的象征资本。除了大陆“熊猫丛书”出品的小说集《流逝》（*Lapse of time*）（1988）、香港“译丛”出版的《小城之恋》（1988）和《荒山之恋》（1992）以外，其英美译介甚多，主要包括英国维京出版社的《小鲍庄》（1989）、美国新方向出版社的《锦绣谷之恋》（199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长恨歌》（2008），以及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自传作品集《忧伤的年代》（2010）等。《启蒙时代》和《天香》则由美国翻译家凌静怡（Andrea Lingenfelter）翻译，其译作文化资本正日益增加。

* 本研究成果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 2018 年度招标项目（CTS201804）资助，此外还得到浙江省外文学会 2021 年专题研究项目重点项目（ZWZD2021006）资助。

王安忆的新译作品则是葛浩文担任译者的《富萍》，英文名为 Fu Ping，于2019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行，掀开了其英文译介新的一页。虽是名作名译，但因出版不久，除了篇幅较短的书评以外，目前尚无论述较为充分的相关研究。

一、小说原作《富萍》

《富萍》聚焦20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上海移民群体——保姆，最重要的场景设置作者成长于斯的上海弄堂。在《长恨歌》之后，同是书写上海，王安忆的创作趋于冷静和细致。《富萍》首发于《收获》2000年第4期，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台湾麦田出版社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出版了单行本。故事讲述苏北农村姑娘富萍自幼父母双亡，寄居叔父家，和上海保姆“奶奶”的继孙子李天华订婚后，由“奶奶”邀请来沪游玩。她外表温顺木讷，实则聪慧倔强，凡事有主张。她在上海的生活简单封闭，却被丰富热腾、勤勉肯做就能生存的上海城市生活吸引，没有回乡下结婚，而是通过婚嫁方式留在了上海。

《富萍》出版后即获第六届上海中篇小说二等奖、台湾2001年度“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它也是王安忆本人极为认可的作品，描绘了作者所谓“正常简单有理性的生活”（王安忆，2005a）。它初看平淡，却经得起多遍阅读，具有相当的文化资本。作品视野首先停留在王安忆熟悉的上海公寓弄堂，又通过富萍寻亲的足迹伸展到开阔的苏州河，再随富萍偶遇的母子来到闸北逼仄的棚户区，情节发展有逻辑性；语言平实细密，经久耐读；人物颇有个性，富萍各项资源贫乏，但她相信“什么样的事情都会起变化，没有一定之规”（王安忆，2005a），只凭着双手吃饭，最后变不可能为可能。在暂居上海期间，她有种种选择：终日操劳的乡下农妇、琐细的上海保姆、苏州河上的垃圾船工、上海残疾工人的妻子，权衡比较后选中了最末一项，以求实的心态和诚实的劳动在上海扎下根。正如 Hui Faye Xiao (2018) 所说：“王安忆对上海社会主义历史遗产，也即是那个时期日常生活的政治诗学和劳动美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朱萍(2021)则认为，《富萍》的意义在于，它将上海从消费文化（如《长恨歌》所述）的包围中拯救出来，并将其重塑为劳动阶级，尤其是劳动女性的城市空间。

二、葛译 Fu Ping 的翻译历程和翻译策略方法

21世纪初《富萍》引起国内评论界热议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葛浩文主动向作者提出翻译此书：“我认为《富萍》写得很好，我很喜欢。所以主动跟王安忆说我要翻，希望能快点做完。”

（季进，2009）在葛浩文的译者习惯中，关于翻译选材，他的重要标准是务必能在西方顺利出版，即较多考虑市场因素，但真心喜欢的书除外“都是出版社找我。可也有例外，《红高粱》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王安忆的《富萍》”（闫怡恂、葛浩文，2014）。王安忆是葛浩文激赏的作家，他也曾经主笔翻译过王安忆《流逝》的同名主打篇，译本在国外引起了一定反响。可是葛浩文却不敢翻译王安忆的茅奖作品《长恨歌》，因其独特的故事情调和文字风格，生怕译得不够到位“（《长恨歌》）故事哀婉，文字细腻，如果要我译，可能就译坏了。”

（罗屿，2008），可见他对原作和自身译笔都较为了解，后来《长恨歌》由白睿文译成。葛浩文因翻译朱天文、莫言、毕飞宇等作家成名，拥有足量象征资本和文化资本，翻译场域地位非同一般，通常是出版社邀请他担任译者，不必再亲力亲为寻找翻译市场。而且《富萍》较难翻译，如谢天振认为，贾平凹、王安忆作品经过翻译后，原文优势和引人注目之处比较难以保存，似乎可译性不强，在美国的市场也不见得会好，因为英文读者倾向选择故事性强的作品（肖杨，2014）。但《富萍》细腻有质感，人物也较有深度，很合葛浩文的欣赏趣味，“我看《富萍》写得比她其他的大本书细腻，有意思，讲的是小弄堂的那些保姆的生活，写得真好。”（闫怡恂、葛浩文，2014），就主动请缨翻译。《富萍》可说是译者主动发起的翻译项目，意不在经济资本，而是作者和译者文化资本的共同提升。

《富萍》的翻译过程相当漫长。葛浩文在21世纪初即决定翻译，而部分译文首次亮相已是2007年，第一章“奶奶”（“Granny”）被收入刘绍铭、葛浩文合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第二版（*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Lau and Goldblatt, 2007）。《富萍》译了四分之一后，被搁置了好几年（朱自奋，2013）。2011年6月，葛浩文和王安忆为纪念萧红

百年诞辰在哈尔滨见面，商讨翻译事宜，相互表达了信任、对译作的期待及信心：“我们在哈尔滨见了面，我（葛浩文）跟她（王安忆）说，总会有的。她说交给你了，我信任你。”（闫怡恂、葛浩文，2014）《光明日报》2011年报道，葛浩文声称将于年底完成《富萍》的翻译（胡燕春，2011），但最终未能兑现。期间葛浩文曾主动提出王安忆可以另觅译者，她却表示相信他，愿意信守承诺等他译成：“我（葛浩文）说你要是觉得时间太长就找别人。她说你侮辱我了，我的话就算数了，我说给你就给你了。”（华慧，2009）2013年10月，作品已经翻译了四分之三，但苦于难以落实出版社（闫怡恂、葛浩文，2014）。此后，第三章“富萍”（“*Fu Ping*”）在线上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2015年第1期上亮相，并收入其2015年冬季刊“四周年纪念特刊”。2017年秋，葛浩文与王安忆再次在哈尔滨见面，商讨《富萍》译事（江丹，2017）。由于双方的坚持和耐心，译作终于在2019年译成出版。

在英译本正文之前，葛浩文插入了王安忆的《水色上海——关于写作〈富萍〉》一文作为“作者按”：我从小是在扬州保姆手里带大，我先会说的话，不是上海话，亦不是普通话，而是扬州话。1998年夏，我们几个一行去扬州。走入婆婆扬州，那过往的人事忽就显现出它的色泽与情调，此时，有一个面影忽浮现眼前，那就是我后来所写的小说《富萍》中的“富萍”。我甚至于觉着，钢筋水泥的上海，因有了扬帮人的乡俗，方才变得柔软，有了风情。这可以说就是我写《富萍》的起因（王安忆，2005b）。该副文本促使译本读者提前进入了阅读语境，理解了小说的写作背景：来自扬州农村的富萍试图在上海都市扎根。译本正文的行文也亲切自然，如用“*As we have seen*”的措辞，邀请读者参与故事进程，并帮助读者厘清故事发展脉络。

冯全功（2017）探讨葛浩文的莫言翻译策略的历时演变，发现异化策略一直占主导地位，以传达原语文化的异质性。与莫言相似，王安忆也是葛浩文看重的中国重要作家。作为译者兴趣导向下的自主译介之作，《富萍》译文也倾向于忠实原著。不同于《长恨歌》的层叠华美，《富萍》语言简洁老练，收放自如（顾星环，2021）。译文正文保留了作者通篇使用非直接引语的冷静风格和从容细密的

叙事风格；内容方面，不做结构的调整或情节的删减，务求完整翻译；对于王安忆比张爱玲更甚的大量细节的铺陈，因事关原作风格，译者也是言无巨细，一一呈现。译文选词精准，语言优美生动，读来如王安忆原作般享受。

葛浩文对原文阅读细致，翻译过程中借助见面机会勤于与作者探讨，译文精到。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上海市民文化翻译为例，如“命苦命硬的人”译作“*a woman born to suffer, preordained to seal the fate of her loved ones*”；“小脚老太”译作“*a bound-foot old woman*”；“生煎包”译作“*pan-fried baozi*”；“雪花膏”译作“*face cream*”，以上文化义项翻译均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正如葛译《流逝》中对吴语文化义项既有妙译，也有些许误译之处（顾星环，2021），《富萍》译作也不可避免有极少量文化义项的误译，如“越剧女老生”是扮演中老年男角（老生）的女演员，女扮男也是越剧表演的通行做法，葛浩文却将其翻译为“*Shaoxing opera actress who was under contract to play old women roles*”，其“扮演女性角色”的说辞显然对原文有误解，但这仅是瑕不掩瑜的个例。

三、译作出版和推介

（一）译作出版

《富萍》出版过程也颇费周折。整本书译成后，出版仍然滞后。葛浩文的译作一般首选商业出版社，但《富萍》不易被强调市场的出版社接受。究其原因，一方面，《富萍》的情节性不强，缺少跌宕起伏，主线是扬州乡下女孩来到大上海，拖延着不愿还乡，继而游走在上海底层，最终圆梦，其情节并不抓人眼球。另一方面是语言原因。王安忆作品向以语言见长，绵密细致，悠长有余韵，但因为中英语言差异，翻译之后原本的语言魅力有所减弱。正如葛浩文所言，王安忆的作品文字很漂亮，译成英文后戏剧性就不强，不太能引起美国读者关注（江丹，2017）。《富萍》深受作者本人和译者喜爱，但译成英文后，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作所具有的内在力量，相较原作，译作的文化资本有所减弱。王安忆也意识到新时期中国文学英译的真实处境，对自身作品的译介有些失望，甚至认为“慢慢地你还是会发现为自己国

家的人写作最好”（石剑峰，2014）。

几经周折，《富萍》得到哥伦比亚大学韦瑟黑德东亚研究所的出版基金的资助，以及普希金基金会的协助，在一向支持东亚文化文学的学术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对王安忆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好选项。大学出版社出版译本需要较长时间，营销资本缺乏也会影响译本的销路，但胜在编辑、出版过程严谨，且可以长期销售，不会因销量过低而销毁库存。因此葛浩文认为，对不可能畅销但重要的翻译作品而言，大学出版社是唯一的出版渠道（葛浩文等，2019）。除了《富萍》，哥伦比亚大学还曾出版王安忆曾获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康奈尔大学则出版了《忧伤的年代：王安忆自传作品选集》（*Years of Sadn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Wang Anyi*），选译了王安忆记录写作情感历程的中篇自传体小说《乌托邦诗篇》与《忧伤的年代》，以及散文《女作家的自我》。因此为了促成《富萍》面世，译者利用象征资本招募了学术出版社，又通过出版社主要招募了注重译作文学性和社会性的专业读者，而非较关注故事情节的普通读者，当然在此过程中并不排斥后者。《富萍》的出版促进了王安忆作品英译出版的完整性，有利于作家象征资本积累。

（二）译作推介

译本出版以后，推介也是重要环节。《富萍》英译本主要利用封面的图像和文字副文本、封底的作家和翻译家推介，以及美国亚马逊售书网的“编辑评论”进行推广。*Fu Ping* 封面的图像副文本较有特色：在上海具有压迫性的高楼下闪现着一个女子孤独的背影，她拖了一条引人注目的土气的长辫子，画面展示了故事发生地上海狭窄的生存空间，以及来自农村的主人公富萍的倔强和孤身奋战，城和人的力量对比似乎悬殊，但最终却是后者胜出。封面还用醒目的字体和鲜亮的橙色列出了书名 *Fu Ping*、作者名 Wang Anyi，以及译者名 Howard Goldblatt。封底则进一步说明王安忆出生于上海，其作品《长恨歌》英译本曾名列曼布克奖终选名单；葛浩文则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翻译家，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译者，从而试图凭借作者和译者已出版的英译本具有的文化资本来推介新译本。

封底引用了美国知名作家、前美国笔会会长

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的评价，盛赞王安忆是“华语世界最受好评的作家之一（one of the most critically acclaimed writer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以突出其象征资本。

封底除了介绍主人公富萍“坚持自己的选择（insist on her own choices）”这一富有西方特色的人物个性外，还结合了原文本和译本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以下引文均为自译）：《富萍》用敏锐的眼光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早期上海下层妇女的生活。作者王安忆探究了上海的农村移民和城市边缘人的日常生活，凭借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和丰盈的细节，在写作视角的不断转换中，勾勒出上述人群的愿望、恐惧以及微妙的情感纽带。通过葛浩文精湛的翻译，《富萍》展示了作者对历史、社会阶层和世道人心的精确刻画^[1]。

封底推介也引用了曾英译余华《兄弟》、阎连科《受活》和贾平凹《带灯》的美国学者、翻译家罗鹏（Carlos Rojas）的评价：葛浩文翻译的王安忆《富萍》堪与张爱玲的上乘之作相比，该书利用萍水相逢之众构建而成的人物网络，不同寻常地运用底层视角，描绘了20世纪中叶的上海^[2]。

美国亚马逊网络书店提供了 *Fu Ping* 译文的精装本、平装本、电子书、有声书、音频CD等各种形式，以满足不同的读者需求。此外还展示了译本的作者前言“水色上海”和样章“*Nai Nai*”（“奶奶”），供读者了解译本概况。其译本内容简介则直接从主人公角度出发：孤女富萍颇有见识，她越是深入了

[1] *Fu Ping* is a keenly observed portrait of the lives of lower-class women in Shanghai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ng Anyi, one of contemporary China's most acclaimed authors, explores the daily lives of migrants from rural areas and other people on the margins of urban life. In shifting perspectives rich in detail and psychological insight, she sketches their aspirations, their fears, and the subtle ties that bind them together. In Howard Goldblatt's masterful translation, *Fu Ping* reveals Wang Anyi's precise renderings of history, class, and the human heart.

[2] Like Eileen Chang at her best, Wang Anyi's *Fu Ping*—expertly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uses a network of characters linked by fate and happenstance to provide an unconventional portrait of midcentury Shanghai “from below.”

解上海繁华商业街背后的公寓弄堂和院落，就越不想回乡做一个温顺的妻子。富萍对未来摇摆不定，通过与保姆、勤杂工和垃圾搬运工等社群交往来了解上海，而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劳动，让战后的上海重现了生机和活力^[1]。

亚马逊书店还把“编辑评论”作为另一形式的副文本，编辑评论主要借用书评对英译本进行推介，以招募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如：“很少有作家能像王安忆那样成为上海的代言人。在王安忆的写作中，有一种乔伊斯般对记忆的铺陈，相信记忆有能力转录某个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情感标记。”（《亚洲书评》杂志布莱恩·哈曼）^[2]；“《富萍》是对20世纪中叶上海劳工阶级妇女生活的精彩回顾。它是对传统世界的难能可贵的观察，但也受到城市生活和政治结构变化的影响。”（《图书骚动》杂志丽贝卡·胡赛）^[3]；“《富萍》是一个令人悦读的故事，小说用一个年轻女子的命运起伏来唤起很久以前上海生活的记忆”（托尼的阅读清单）^[4]。

四、译作接受——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评论

专业读者包括作家、翻译家、文学编辑和评论家基本都给予《富萍》译作较高评价，突出其文化资本。中国当代作家、曾任铁葫芦图书公司文学主编的阿乙赞美道：葛浩文译王安忆，变成英文还是很生动的！美国翻译家罗鹏推崇葛浩文的译笔，认为是大家手笔（expertly translated）；《中国现代文学大红宝石》（*The Big Red 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编辑 Yunte Huang 认为，葛浩文对《富萍》的精湛翻译带来了一种令人无法抵挡的宁静之

美（“Howard Goldblatt’s superb translation of *Fu Ping* commands a disarmingly quiet beauty.”）。

Zhu Shanjie（2017）则在发表于 *The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杂志的论文中，比较了上海作家滕肖澜的小说 *The Beautiful Days*（《美丽的日子》）和 *Fu Ping* 两部作品所体现的“上海梦”（前者发生在当下，后者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分析了上海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层面的挣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会下层实现“上海梦”的难度越来越大。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必须付出比当年更高的代价。同时，人际关系变得愈发冷漠，甚至达到残酷的境地。文学中引人注目的变化，反映出城市化和资本逻辑不仅推动了上海地理空间的变化，也带来了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人类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变化。而这些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深刻变化，构成了文学世界中下层人“上海梦”产生和重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 Lanrip（2020）首先展示作者的象征资本和奖项方面的文化资本，推介了《富萍》译作。她评价说：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并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她曾获中国最负盛名的茅盾文学奖（2000）和鲁迅文学奖（2004）、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中国文学纽曼奖（2017），并入围2011年曼布克国际奖。在《富萍》一书中，王安忆充分发挥她书写多面性人物的才能，基于劳工阶层女性移民的视角，探讨了当代上海的民间道德伦理和不平等现象。小说主人公富萍与“奶奶”暂住上海，打算最终回到扬州农村成婚。“奶奶”是给城里人当保姆的上海移民。富萍安静的天性似乎让周围人有机可乘，她必须早下决定，是满足于

[1] The orphaned girl has ideas of her own. Her name is Fu Ping, and the more she explores the residential lanes and courtyards behind Shanghai’s busy shopping streets, the less she wants to return to the country as a dutiful wife. As Fu Ping wavers over her future, she learns the city through the stories of the nannies, handymen, and garbage collectors whose labor is bringing life and bustle back to postwar Shanghai.

[2] Few writers have become as synonymous with Shanghai as Wang Anyi. There is a Joycean celebration of memory in Wang’s writing, a belief in its ability to transcribe the sensual markers of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 Brian Haman — *Asian Review of Books*

[3] *Fu Ping* is a fascinating look at what life was like for working-class women in Shanghai in the mid-20th century. It’s an invaluable look at a world shaped by tradition but subject to changes brought by city life and shifting political structures. — Rebecca Hussey — *Book Riot*

[4] *Fu Ping* is an enjoyable story, a novel using one young woman’s fate to evoke life in the Shanghai of long ago. — Tony’s Reading List

摆在她面前的婚姻之路，还是开创出一条新路。

《富萍》英译本出版于美国学术出版社，没有太多宣传，因此与王安忆大多数作品在英美国家的遭遇类似，在商业销售上影响不大，主要针对专业读者和大学图书馆。其意义更多地在于保证了她重要作品的译出，从而赢得文化资本，增加作者和译者的象征资本，而非经济资本。但有心于中国当代文学译出的国内外普通读者仍然给予好评。在“豆瓣读书”评论区内，读者 Thea 给 *Fu Ping* 打了 5 星，并评论说：葛浩文延续了王安忆的详尽铺陈的写作风格，颇为难得。不赖。豆瓣读者“端”评论道：活着的作家里只有对王安忆是心服口服。她的细节真是太叹了。也有评论把《富萍》和《长恨歌》并列双子座：“虽说《富萍》远不及《长恨歌》名气的零头，我却喜欢《富萍》得多。《长恨歌》如果有可看之处，也不是王琦瑶的人生，还是《富萍》里的这些生活细节——弄堂里的人世，亲切而温暖的人世，毫不诗化，庸常琐碎，却又绝不委琐。不阴暗，也不是太兴兴哄哄，就是悠长的流水样的日子，只觉得踏实而真切。就是这样的人世。”读者“兔小魔仙”评论说：“王安忆的作品，绝对不能一目十行地看，因其功力体现在每一字、一词、一句的细水长流里。她的作品一般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浓墨重染的是心理、百姓生活和日常景色。”这些读者理解、欣赏王安忆，把她自认的写作特点一一描述出来，可谓喜欢到了点子上。

在美国亚马逊网络书店的评论栏，*Fu Ping* 的总评分为 3.7 星（莫言代表作《生死疲劳》和王安忆代表作《长恨歌》的英译本均为 4 星），是比较

高的得分，其中 69% 的读者给该译本打了 5 星。下面是一则有代表性的译评，读者 Pokey 写道：王安忆呈现给我们一幅幅亲切的、充满细节的上海城市浮世绘，通过保姆、店员、船工等群体，反映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城市亚文化。作者笔调从容平实，塑造了富萍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农村姑娘形象。历经波折，富萍发现了自我，也用独到的方式找到了感情归宿，得偿所愿。这是一本乐观主义的书，让这个现代城市的女性发出了鲜活有力的、自己的声音。我太喜欢这本书了！^[1]

在英国亚马逊售书网的评论区，英国读者 Amanda Jenkinson 评论道：这本书作为小说对我而言并没有太大吸引力。然而，作为社会历史的一个切片，它却吸引了我，因为它生动而大气地描绘了 20 世纪中期上海贫穷的劳动人民和来自农村的新移民的日常生活。故事聚焦于青涩的乡村女孩富萍，她作为“奶奶”过继孙子的未婚妻，被后者邀请到上海来感受一下城市生活的魅力。正如小说中常会发生的那样，事情并没有按原计划进行，庞大的叙事变成了一系列的场景和插曲展示，其中一些很有趣，但没有一个能以有意义的方式推动叙事的发展。对我来说，主要的问题是我无法与富萍本人互动，因为我们无法分享她的内心想法。我们总是在外部观望，而她从未成为一个成熟完整的人物。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但不是一本特别吸引人或有说服力的书^[2]。这则评论突出了 *Fu Ping* 的社会学意义，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西方读者对富萍个性和生活的隔膜，他也不是很能欣赏王安忆的文字和叙事风格。

译本的国外评论有的较为中肯，结合了作品的

[1] Wang Anyi has given us an intimate and richly detailed portrait of city life among the shopkeepers and boat people of Shanghai with a wonderful fresh focus on the subculture of Aunties and Grannies that shape the life of the city in the 1970's. Her portrait of Fu Ping a young girl from the countryside is surprising and fresh, with no cliches or obvious tropes. Fu Ping makes her way to self discovery through three relationships and finds her own mate her way, pleasing finally no one but her self. It is an optimistic book that allows all the women of this modern city to speak vividly and powerfully for themselves. I loved it!

[2] As a novel, this one just didn't work for me. As a slice of social history, however, it did, as it gives a vivid and atmospheric portrait of daily life in mid-20th century Shanghai amongst the poorer working people and recent immigrants from the countryside. It focuses on a young inexperienced village girl, Fu Ping, who is invited by Nainai to come to the city as a potential bride for Nainai's adopted grandson. Inevitably things don't go according to plan and the sprawling narrative becomes a series of vignettes and episodes, some of which are interesting but none of which move the narrative forward in any meaningful way. The main problem for me was that I couldn't relate to Fu Ping herself, primarily because we don't get to share her inner thoughts. We are always on the outside looking in and she never becomes a fully-fledged character. An interesting, but not a particularly engaging or compelling read.

文学和社会学价值,有的则多从该书的社会学意义出发,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其文学价值。事实上,王安忆的本意首先是塑造人物。她通过富萍这个劳动阶层女性的具体化、日常化的形象,来间接描绘上海三大社会团体的群像:淮海路的保姆们、闸北的船上人家、闸北梅家桥的棚户居民,并借生活细节而不是观念的灌输凸显每个社群的典型人物:“奶奶”和吕凤仙、富萍的舅舅孙达亮、“上海嫂嫂”,工笔细绘他们有尊严的劳作,以及凭自己的双手,诚实、能干地挣一口饭吃的信念,进而向读者展示一个同十里洋场的旧上海迥乎不同的新上海,充满了人情味(朱萍,2021),应是文学性在先,社会性在后。从这点看,似乎是国内评论更能理解王安忆,但国外亦不乏有识之士。

五、结语

王安忆的英译作品销量和影响力一般不大,《长恨歌》可说是个例外。究其原因,除了译本本身的质量及获奖因素外,也得益于当时方兴未艾的“上海热”以及主人公王琦瑶的传奇色彩,而《富萍》平凡的人物、平实的语言和“上海热”的降温使得译本失去了当年《长恨歌》独特的传播和接受条件。但《富萍》的翻译、出版和接受仍对中国当代小说英译有所启示:首先,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版有时困难重重,但如果作者和译者坚持相信自己的写作、翻译质量和文学眼光,积极运用象征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寻找出版社,往往能够柳暗花明。再则,重在语言风格、人物形象等文学性特征的作品不必急于寻求被商业出版社接受,可选择在文学期刊和学术出版社亮相,吸引专业读者。此外,可静待时间推移和国外对中国文学的进一步了解,使缺乏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重在语言和人物刻画的中国文学作品逐渐被普通读者接受。如王安忆的长篇小说《桃之夭夭》同样描述上海中下层女孩命运、语言风格也与《富萍》接近,已由法国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于2017年出版,被法国普通读者接受,显示出法语读者良好的文学素养,这应该也是英译作品的未来之路。

参考文献

- [1] Hui Faye Xiao. Female Neo-Realism: Masterworks of Zhang Jie, Wang Anyi, and Chi Li [M] //Mingdong Gu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2] Lantrip, Amy. Wang Anyi *Fu Ping* [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20, 94 (1).
- [3] Lau J S M, Howard Goldblatt.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4] Wang Anyi. *Fu Ping* [M]. Goldblatt, Howard (Tr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 [5] Zhu Shanjie. The Subaltern People's "Shanghai Dream": From *The Beautiful Days* to *Fu Ping* [J]. The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017 (83).
- [6] 岑群霞. 场域理论视域下王安忆《长恨歌》上海书写的英译传播探析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
- [7] 冯全功. 葛浩文翻译策略的历时演变研究: 基于莫言小说中意象话语的英译分析 [J]. 外国语, 2017 (6).
- [8] 葛浩文, 林丽君, 姜智芹. 翻译不是一人完成的 [J]. 南方文坛, 2019 (2).
- [9] 顾星环. 王安忆小说中的吴语表达及其英译策略 [J]. 当代作家评论, 2021 (4).
- [10] 胡燕春. 当代海派女作家的美国“表情”: 以王安忆、陈丹燕、须兰为例 [N]. 光明日报, 2011-07-11.
- [11] 华慧. 葛浩文谈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 [N]. 东方早报, 2009-04-10.
- [12] 季进. 我译故我在: 葛浩文访谈录 [J]. 当代作家评论, 2009 (6).
- [13] 江丹. 葛浩文: 把中国当代文学带到英语世界 [N]. 海右副刊, 2017-09-01.
- [14] 罗屿. 中国好作家很多, 但行销太可怜 [J]. 新世纪周刊, 2008 (10).
- [15] 石剑峰. 中国文学走出去, 还需要几十年 [N]. 东方早报, 2014-04-23.
- [16] 王安忆. 富萍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a.
- [17] 王安忆. 水色上海: 关于写作《富萍》 [M] //王安忆. 街灯底下. 济南: 山东画

- 报出版社, 2005b.
- [18] 肖杨. 作家要写经得起翻译的小说 [N]. 辽宁日报, 2014-5-20.
- [19] 闫怡恂, 葛浩文. 文学翻译: 过程与标准——葛浩文访谈录 [J]. 当代作家评论, 2014 (1).
- [20] 朱萍. 王安忆的新上海故事: 《富萍》中的女性和劳动 [J]. 小说评论, 2021 (5): 37-43.
- [21] 朱自奋. 我只译我喜欢的小说: 访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教授 [N]. 文汇报书周报, 2013-12-06.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Publication and Acceptance of Wang Anyi's *Fu Ping* by Howard Goldblatt

Cen Qunxia Qiu Yu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process of *Fu Ping* by Wang Anyi, and its publication and acceptance in America and Britai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Goldblatt chooses to translate *Fu Ping* of his own accord instead of being invited by a publishing press, for he appreciates its writing style and figures. He intends to present the Chinese cultural features in the original work, whose symbolic capital also allows him to turn to an interest-oriented translation without interference. He is thus faithful in translation, bu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s long, due to Wang Anyi's calm, unadorned style of writing with lots of daily details, which affects its translatability. The unexciting story plots in the original work also lead to the fact that the translation work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one will not be accepted by a business publishing press, but by an academic press such a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s to the acceptance of the translation work, it is considered by readers as one with both literary and social value.

Key words: Howard Goldblatt; Wang Anyi; *Fu Ping*; English translation; Publication; Acceptance